



## 辩论,实现了我的“英雄梦想”

◎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高2024级1班 刁昱杰

某个深夜,我蜷在书桌前,指尖机械地划着手机屏幕。突然,一段辩论合集跳了出来——镜头里的辩手们眼神发亮,字句掷地有声,明明是针锋相对的观点,却像一束光,刺破了我心里的迷茫。那时的我还裹在“被动接受”的壳里,只会为别人的精彩言论惊叹,从没想过有一天,自己也能站在那样的舞台上。

迷茫中被“一束光”刺破,比喻生动,为后文投身辩论巧妙铺垫。

真正接触到辩论,是在今年5月。学校要举办辩论赛,招募通知贴在公告栏时,我盯着那张纸犹豫了很久——怕自己说不好,怕在众人面前露怯,可深夜里那段视频里的光,总在眼前闪。最终我咬咬牙报了名,第一次去面试时,连拿笔记录的手都在微颤,庆幸的是我被选上了,成了校辩论队的一员。

第一场比赛的场景,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站在台上,看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,原本背得滚瓜烂熟的论点,到了嘴边却变成断断续续的碎片。评委的目光像温和的探照灯,却让我更紧张,手心全是汗,连话筒都差点握不住。那场比赛打得磕磕绊绊,结束后我躲在走廊里,有点想放弃。可队友拍了拍我的肩说:“谁都有第一次,没关系,咱们继续练!”

报名时的犹豫与第一次辩论时“手心全是汗”等细节,真实展现战胜内心恐惧的勇气,描写细腻入微。

后来的日子,备赛室的灯总亮到很晚。我们围着一张桌子,把辩题拆成一个个小问题,从“人工智能全面进校园弊大于利/利大于弊”到“理想是不是人生的必需品”,常常为一个论据争得面红耳赤——有人激动地举出大量的例子,有人跪在资料堆里找数据……我也融入其中,从一开始只会跟着别人的思路走,到后来能主动提出反驳观点,再到站在台上时,能看着对方辩手的眼睛,清晰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三场比赛打下来,我忽然懂了:辩论从来不是“求胜负、争对错”,而是拿着一个观点,去追问人生的更多可能——就像我们讨论“真正的友谊是否地久天长”时,争执到最后发现,真正珍贵的,是为了一个观点反复打磨、和队友并肩努力的日子;是为了一个目标,我们都想赢的

日子。那场比赛,我们获得了亚军,站在领奖台上时,手里的奖牌有点沉,甜里裹着点遗憾的涩,却让我实实在在爱上了辩论。

今年8月,我接到了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(简称“新国辩”)中学组的参赛通知——那可是所有辩手心里的“圣地”啊!得知消息的瞬间,我攥着手机跳了起来,可兴奋劲儿一过,局促又涌了上来:那么多大神级的队伍,我们这几个没什么大赛经验的学生,能行吗?

大巴车停在赛场门口时,我愣了好一会儿。鎏金的校牌被岁月磨得有些温润,红色的条幅挂在教学楼前,“新国辩(中学组)”几个字格外醒目。走进赛场,听见其他队伍讨论辩题的声音,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,手心里的汗把选手证都浸湿了一角。

直到坐在辩论席上,计时器“嘀嗒”一响,所有的紧张突然被一种奇怪的平静取代。大脑像被按下了“加速键”,对方辩手的论点刚落下,我就下意识地在笔记上圈画反驳点,队友们眼神交汇的瞬间,不用说话就知道彼此要接什么话。谁也没料到,我们这支“初出茅庐”的队伍,居然一路闯到了半决赛。

半决赛那天,我坐在四辩的位置上,看着场上的局势一点点变化。队友们眉头皱着,声音里带着急切,每一次交锋都拼尽全力,可比分还是慢慢落后了。等待结辩的那几分钟,像过了很久——我攥着笔,指甲掐进掌心,心里却突然松了:输了又怎么样呢?从校内赛的紧张到新国辩的坚持,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。

轮到我结辩时,我放下了准备好的稿子,看着台下的评委和观众,慢慢开口:“优绩主义最大的弊病,是它剥夺了普通人纯粹生活的权利……”说完我听见了掌声——不是怜悯的安慰,是发自内心的认同。

走下赛场时,队友们围过来,有人眼眶红了,却笑着说:“咱们打得够精彩了!”我抬头看着赛场的灯,忽然明白:辩论给我的,不只是输赢的体验,是敢开口的勇气,是和队友并肩的温暖,是在迷茫里找到方向的力量,是清晰明白地去表达我自己的声音。这是我平凡青春里,最闪亮的“英雄梦想”。

作者没有停留在“赢得比赛”的喜悦里,而是透过胜负,读懂了“过程比结果更珍贵”的道理。

对“成长”的思考让辩论超越了一项活动,带给人触动和感悟。

评语

这篇作文以“辩论”为线索,细腻地勾勒出作者从“被动欣赏”到“主动参与”、从“紧张怯场”到“坦然表达”的成长轨迹,字里行间满是真实的体验感,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,感受到辩论给作者带来的蜕变。文章情感真挚,语言朴实却有力量,是一篇有故事、有思考、有真心的好作文。

(指导教师: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罗盈秋)

